

咸陽縣志

序

歲己巳若震奉

天子命作藩蘭州庚午調任

南楚出入咸秦漢唐故

都固己一至再至焉竊

以晉人所稱神州奧區

縣志卷十七

知縣臧應桐望青氏纂

國邑紳士奉

藝文

記

中渭橋記

唐喬潭

目爲鼠穴者茲水廣矣依鳳凰城者茲橋壯矣水朝巨壑而不竭橋通大路而居要不然豈自秦至我唐六千里之獨存也稽厥知道率茲帝圻候天根之見當務農之司金司木鳩而集也水工土工速而至也揮刃落雪荷

歲雲京兆尹紫綬而董之邑吏墨綬以臨之遠邇子來
構勿亟無小無大咸稱天休經之營之不愆於素丹柱
於坎陷朱欄葩而電炫乃虹引成勢猶雀填就功連橫
抵禁苑南馳終嶺商洛北走滇池酈時濟濟有衆憧憧
來車馬載馳而不危水滂起漲而轉固人思啟者吾其
濟葩葩赫赫轟轟聞聞且周穆之駕龍鼉振千祀也豈
之聚魚鼈稱一時也孰若我由之而必達憑之而必安
以匹敵夫何遠矣潭遂因行邁觀茲景飾將刊石以表
敬勸札以紀事亦奮歲流火之月也

周文武成康廟記

明唐龍

其哉洋洋乎文武成康之德穆若太和文若日星然而豐
其基乎夫豐發源扶風經流咸陽而合於渭鍾雍州之靈
萃天地之和禹貢曰豐水攸同是已周自古公出幽踰梁
止岐下築城郭至屋而邑別居之既文王伐崇侯虎而作
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迨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傳於成王
在宗周康王成周郊皆惟豐是都龍小子嘗歛衽憑崇
而咸陽之邱而眺焉鎬京奠其極畢郢維其居靈臺峙
其未嘗不歎曰土者之迹在茲也哉自昔咸陽邑之西
五里有文王廟密邇磻溪或曰後車以載尚父在此
北一里有武王廟三里有康王廟西十里則成王廟在

歲月徂征陸谷變遷材裂為薪址鞠為塲斷碑闕碣
或沒覲黍離之宮遡東周之轍者慨然有餘悲矣正
季考城底益來令咸陽司徒氏長安劉璣侍御邑人
以廟廢告令曰不穀之過也邑有淫祠旣哉且翼乃
其像並祀四君於其中黜邪翼正典則昭焉工經始
於嘉靖初濬陽李仁嗣為令七年慶都陳文舉議嗣
司徒侍御又繼相告曰不敢後厥後十年辛卯季春
乃落成之爰徙碑碣之存者植其傍繹闕文以俟
日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夫文武創業

興自周八百年之基業皇極以化人文以

夫厥謨承烈禮制樂功儀型王德匡翼世教防範大
於今煌煌如也奕奕如也夫何豐鎬開基之地乃稼穡
枵棘蒙其墟厥典攸歟厥神不寧渙已甚矣諸君子
蒐逸聿弘厥緒神以宅栖世以德合位以班分禮以義起
文以制備易之道先王之制也不其美歟龍小子崇典興
行敦行古訓竊有志焉故於是乎特書之然亦侍御之章
也

重脩文廟記

尹覺民

萬曆癸丑之冬北海馮公以長武令調牧咸陽甫下車
務未遑歟

孔廟圯壞惻然靡寧首務重脩之于是營度籌咨諏吉鳩工自毀廡戟門祠宇池壁以至香帛祭器幾缺者增補缺毀者敬易力不動衆財不取民幾閱月而廟貌伊新士民胥悅又縣例崇祀畢鄧原文武周公太公四陵廟宇荒尤甚公皆次第脩理一時改觀厥緒懋成庠弟子員食職氓以垂不朽相與請記於余余再辭弗克獲乃會集士子而言曰夫記者非徒記歲月記工役也記其人其所以裨益人心綱維世道云爾吾聖門不云乎文武之未墜於地在人夫文武之道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日用之道即六經學庸語孟之書也今天下里巷

序占卑哉冠博帶雍容揖遜者皆誦法
拾青紫自一命而上或膺民社之寄或司封疆之
教化之衡或典治理之柄拖金橫玉極階崇又
法孔子人也誦法孔子之人即是不墜在人之人
曰瞻拜斯廟趨踰斯廟之人抑豈伊異人果其人
體是書謹明義理不虧倫常不犯清議窮為真儒達為名世
聖人之徒也匪余與多士諄諄提醒而欲其勉者乎倘其
人口談詩書眼不識字敗倫傷化貪墨奸究凶於而家
於而國此名教之罪人也非余與多士切切警警而欲其
鑒者乎嗚呼聖人之道如日月星辰之麗天如江淮河

之注地皆托於人而行於世爾多士生於文武周公之世
日讀六經孔孟之書奈何不勉飭真儒實用升堂入室列
於聖賢之林豈可甘自卑鄙蕩檢踰閑以負父師之訓哉
宮牆內之螟蠹也耶審若此則斯役也與輸粟帛捐金資
崇飭浮圖者等耳其何以記為且古今記學者多矣獨宗
嘉州學一記豈徒以丹篆精工文章高古冠絕一時政以
其提周漢末季奸雄大盜環視九鼎惜名義莫敢誰何言
收興學之效也秦積威之勢一夫作難人爭賣國降虜
正心焉者由於藐棄詩書學校之政不脩漢漢數語疎
世迷扶持聖教有足偉焉茲因我國朝建學明倫之首

公首政脩德意也該生唯唯遂筆之為記公名珣東
胸人治咸陽踰年內艱去萬歷乙卯教諭尹覺民

重脩咸陽縣儒學記

賀愈

司興咸陽有學舊矣嘉靖乙卯歲關中地大震

元師殿及兩廡明倫堂尊經閣俱為所撼損而齋舍傾圮

好喜辛未冬予來宦是邑詣學見之惻然歎曰此有司之

以路衝政繁且乏財用向未克舉越

者多收鹽課羨予察覺置之法廼以

二三月間要周君祿俾繕之閱數月殿廡堂閣咸繕完

東門外有古五
司訓冠君光宋張君文選邑庠

三書三令諸命曰數十年敝壞一旦更新不可無文以
紀其始予曰學舍之敝脩治之責在予有司學業之敝脩
之責在爾多士茲役也予追予責矣爾多士之於學業
不知所治哉致知入門也求以啟之踐履實地也求以
爲之廣大高明堂也求以升之精微奧妙室也求以入之
無以聲色勢利奪其心毋以紛華波蕩移其志毋以異端
害學壞其趨他日爲國家棟梁巨室斯無負於脩學意苟
徒假此以為仕進階或藉為容身地塞其心荒廢其業類
此其庶隅則茲學舍也與市廛寺觀等耳豈不孤有司脩
治之意為爾多士之羞冠君等曰承命矣請書之石以與

諸士勉之遂為記

重脩漢忠顯張王廟記

張邦貴

天地所以成高厚而不替者大氣舉之也大氣者何正氣也故星辰之垂象氣發曜於天者也河嶽之分形氣流峙於地者也忠義貫古今參兩間又垂象流峙以侔著乎人者也忠顯張王當有漢之末造義結劉關勳力王室不以生死貳其心是氣也詎不可承覆載乎世傳王之有神職焉水政吳楚秦蜀之間若江與河皆其所司豈來復之氣固有宜然者哉嚴廟貌於渭水之濱其初始遠不可攷或亦緣所司以佇靈也乃苦旱者禱之必霖衝漂者禱之不

兩乘桴挽舟而過者必潔牲微福焉國初遷建縣治即其
地而城之廟適坐所治之南猶穴城為門以通獻享及底
公蒞政屬有防禦之警遂窒其門今殿南而門北其向者
職斯由也隔堵為宇榜曰五聖以集微福者而王之殿則
闐然向隅傾地莽蕪漸於荒廢操舟桴者不知也惑淫瀆
者不事也祇以捍禦之靈用存正祀由永樂以迨嘉靖
幾脩葺者凡三舉惟禮官張泰倡義張汝舟共相首事
鄉義者從之始易礲砌為琉璃接榱立獻殿對殿起樂
即室門基也偏西設道院規制於斯亦寔備矣嗣是
北建龍王殿萬歷己酉秋為回祿所燬此應脩而未

則以三脩之功復歷年所日漸凋殘崇榮張崇教俱汝
舟子思先善之績恐其將泯也爰立義會月捐歲積以初
秋二日為誕期裡薦之餘相工興繕坦頽則築之棟歌則
倅之滲漏缺壞者補之丹堊剥落者塗之連楹為木柵神
路兩傍植嘉樹門外鑿石為獅相向叩蹲惟道院未復以
人無可養也丙申大旱且蝗邑侯羅公齋心謁歎不移期
而雨集蝗亦出境每朔望之既必嚴對越諭寮屬講聖言
環堵而聽者罔不徹省頑愚善類廟貌維新非有關於宣
布之勤乎於戲是故向隅之區也微繕脩無以來出牧惟
出牧無以副繕脩邇之三功足稱濟美而貞自化蕭希文

胡從化尤經營以集事者故相率而問記余惟記以紀事
將永其傳也顧正氣無時而不存王之神亦無時而不在
語傳其孰有永於斯耶乃舉社不惑淫瀆惟王祀之是虔
廟之是新不可以觀崇正之心乎人心正風俗醇風俗醇
國脉厚是則可紀以永此心而勒諸石

關聖帝廟新建帝德齊天牌坊記

趙之勵

問坊誰建乎鄉人也噫嘻人之旦氣有生王統之以斧礪
而志益橫有土木臨之以象貌而天倍凜者蓋不磨之渾
池也有以提性命而立於千古之前不謀之恂慄也自有
以攝魂魄而承於萬禩之後故有枕戈食寢不遑而

廟中之拮据不敢少怠有煩劇蠲集艱窘稱貸而廟中之
供奉踴躍輸將如士夫雄杰峻其宇雕其牆猶曰位高而
金多至工虞販豎傾其囊竭其力實云慕義而翹忠北街
舊有

關帝廟湫隘傾圯幸遇總兵賀公人龍都司劉公等慨然
創舉將將其皐皐皐其樓煌煌乎巨典也哉復遇吾黨義
民邊尚德等盤剏其中低徊其下相與謀曰苞茂屹然而
無門可乎而無徽號褒崇可乎於是鳩工匠石梁柱擡
棟以興之於先賀公等恐民財易竭仍悉資貯峻金碧層
砌以勸之於後其以壯廟社之璀璨如洋洋在上者非此